

## 楔 子

七夕，中國傳統節日，古代是牛郎與織女踩著鵲橋一年一度見面的日子，在現代社會則成了情侶們吃大餐、買禮物、外出旅遊以及各種精品旅館搞噱頭的理由，同時也是單身人士感到特別孤單的時間。

出了家門不論走到哪裡，隨處可見成雙成對的情侶濃情密意地走在一起，而街道和店家佈置散發的氣氛除了粉紅色、粉紅色、還是粉紅色！

連站在外頭叫賣接待的工讀生今天也穿得可愛繽紛，而他們開口的第一句話通常是「歡迎光臨，今天店裡有專屬的情人專區、情人贈品、情人優惠……」總之什麼都必須與情人節扯上關係不可。而此時網路上一間叫作「孤芳自賞有何不可」聊天室裡，聚集了年齡在時下觀點判斷算是剩女的族群，其中三位單身且今天沒邀約的女人正打開話匣子聊得起勁。

她們一開始都是被聊天室名所吸引，這年頭的剩女除了年紀較大，通常是在經濟上、事業上小有成就且帶著一定程度驕傲的女人，而跟隨在聊天室名稱下方的小標語「孤芳自賞是因為在等一個真正欣賞她的人」更是深得她們的心。

混跡了一段時間，三個女人因為性格相近、有著同樣遭遇，產生了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受，還在聊天室內另行開辟私密的聊天小區，三人開了語音在這裡暢所欲言，同時尋求精神上的慰藉。

「煩！我最討厭這個日子了，明明該是讓人徹夜狂歡的夜店，居然學人家搞什麼情人節特別活動，太過分了！還說需要情人陪同才能入場，天殺的，是看不起單身貴女嗎！」化名罌粟的女人打字後加上憤怒的表情。

「罌粟妳氣也是白氣，店家怎麼可能放過這可以大賺錢的日子，單身的曠男怨女今天本就該待在家裡，省得受氣。」化名冰雪的女人所發言的話和她名字一樣冷冰冰。

「那麼愛過節，那我是不是該建議夜店、舞廳，一年還有好多節慶不能錯過呢！像端午節，把自己包成粽子或是頂著一串粽子就免費入場、植樹節帶個盆栽入場打五折、鬼月扮鬼這老梗就不說了……噢，這樣說來重陽節不就得帶個老人才能入場嗎？哈哈哈……」罌粟在電腦那端氣樂了，說完笑得花枝亂顫。

「罌粟姊，端午節是三大節之一，重陽節是敬老的日子，還是別開這種玩笑吧，不過……今天就算夜店開放單身者入場，去了大概也是敗興而歸，店裡肯定有很多情侶出沒。」化名柳絮的女人語氣溫婉，她是三人中年紀最小的。

「哎喲，小絮妳不懂，我要是夜店老闆一定反其道而行，非要在情人節只開放單身者入場，而且我還要規定情侶止步，情人節是去死團的最大節慶！這不是更標新立異、不是更有噱頭嗎？這些老闆腦袋太死板了。」罌粟還是忿忿不平。

「他們那才是腦袋清醒，因為除了情人節外的日子，夜店本就是單身人士居多的尋歡場所，要是和平常一樣不就沒意思了。」冰雪毫不留情地吐槽。

「呃……」罌粟一滯，這麼說也是。唉，她最討厭任何與情人牽扯到關係的日子，什麼二月十四日、三月十四日、農曆七月七日、五月二十日、現在更誇張了，隨便一三一四都能聯想，真受不了。

「都這個年紀了妳還看不開呀？外面那些男人不是為了妳的錢就是為了妳的身體罷了。」冰雪冷笑，男人是世界上最不知道珍惜的生物。

「哦呵呵……姊看上的也是他們青春有力的肉體呀！不耐操、不持久的還滿足不了我呢。再說想

當入幕之賓還得先看姊的心情，我高興就和他吃飯聊天，不開心他們就哪邊涼快哪邊去。」罌粟一貫豪放的說。她最喜歡將那些帶著企圖接近她的男人耍得團團轉。

「罌粟姊真厲害，男生……總感覺他們是不懷好意的凶禽猛獸，我還是敬而遠之吧，千萬不要來打擾我平靜安穩的生活。」柳絮軟軟說道。她早已沒有少女時總奢望月老記得自己紅線的念頭。

「對了，既然我們這麼聊得來，妳們有沒有想過出來真正認識一下？」罌粟問道。沒男人可以，但現在社會非常難得遇到可以當姊妹淘的對象，自然要好好把握。

「好主意。」冰雪說話簡潔有力。她早有此想法，畢竟不論網路或現實生活，她的性格註定沒有太多朋友。

「太好了，我好高興能和罌粟姊、冰雪姊認識，我也想當現實的朋友，我們一定會很要好的。」柳絮覺得她們能在網路上相遇就是一種緣分。

「OK！既然全數通過，我看看……我下週得到外地出差幾天，兩週後的週末如何？」罌粟在手機上查了行程。

兩女都回覆了沒問題，三人對見網友這件事充滿期待。

「那我們到時約在哪？我提議信義路那間古典玫瑰園，那裡的下午茶不錯，喜歡我就先訂位。」罌粟說道。

「好啊，那間我還沒去過耶……甜點好吃嗎？」柳絮最愛的就是各種蛋糕、點心、甜品。

「我都可以。」冰雪不置可否，她對吃喝玩樂一向沒有太強烈的慾望，重點是共同做這件事的人。

「那好，我先訂位，我們約在……呃！什麼情況……」邊看著地圖邊說話的罌粟突地重心不穩差點摔倒，當即意識到地震！

「我這裡地震——」冰雪還沒來得及說完，名字已從聊天室消失，她斷線了。

「天啊！搖晃得好厲害，妳們——」柳絮也是，她面前的電腦螢幕轉瞬間一片漆黑，竟是停電了。同一時間，三個女人在各自的住處著急慌張——

身上穿著可愛卡通睡衣、拿著手機，急著想找外套的罌粟、不知道該不該將重要財物裝進背包的柳絮，還有相較之下似乎較為冷靜，卻怎麼都找不到鑰匙的冰雪，三人都在猶豫該不該出門避難。可沒等她們多考慮，感受到屋子劇烈搖晃，三個女人美麗的小臉上一片蒼白，只能在慌亂中扶著旁邊的家具尋求安全感，一邊想著該怎麼逃離。

但這些念頭卻在突如其來的一陣猛烈搖晃後灰飛煙滅，只剩下一個想法——完了，來不及逃了。她們感覺到原本應該平坦的地面開始傾斜，牆壁上的裂縫宛如駭人的蜘蛛網般快速向四周擴張，整棟鋼筋結構的大樓發出一種讓人絕望的碎裂聲……

面臨即將到來的死亡，三個女人不禁生起一股孤苦無依的淒涼，遺憾沒能再見父母一面，遺憾沒來得及與對方成為無話不談的姊妹淘……

北部市區某一棟大樓此時早已失去燈光，往裡頭望去盡是駭人漆黑，大樓內不時傳出驚慌恐懼的呼救聲。

柳絮在發現逃不出去後，小臉上血色盡失，曲膝縮在牆柱邊，纖細雙手緊緊環抱著發顫的身軀。她低歎一聲，又是七夕啊……

七年前她偶然與他相遇，認為找到了能一生相守的人，同年便與相愛的人在七夕這樣的美麗日子訴情交往。

交往後隔一年的七夕，她又哭又笑地接過那人手中的戒指，答應了他的求婚，兩人說好要幸福一

輩子，彼此扶持、白頭到老。

五年前的七夕，她明明早發現他的不對勁，卻仍舊自欺欺人，認為是他工作太忙、業績壓力太大所致，可最後等到的卻是他攜著富家千金的手，向那女人說著當年和她求婚時曾說過的誓言。她傷心欲絕，還因此大病一場，卻沒換來他的憐惜，聽到的反而是她想都沒想過的椎心惡言，還有他身邊那姿態高傲的千金鄙夷的神情，直到這時她才真正明白，自己在他心中早就沒有半點地位，只能心死地解除婚約。

而後她搬出家裡，在外頭獨自一人租房，但要重新找工作並不是太順利，只能接接翻譯案子糊口，就當她以為老天爺在關了她的門之後，終於想起要開另一扇窗，讓她交到聊得來的好姊妹時，卻又在七夕發生了慘事。

唉，她就要死了嗎……

本來就不擅言詞，外加天生內向、怕生，交際能力簡直是負數的她，一直沒有太多要好的女性朋友，和男朋友交往的經歷也就只有傷她傷得徹底的那一位。

到了現在三十二歲，父母已不再催促婚事，只希望她能有穩定的工作，好好照顧自己，若能遇到良人伴陪在身邊就更好了，只是他們也清楚，在被那個男人傷害後，她那封閉的心再也沒對誰敞開過，甚至患上恐男症……

柳絮在黑暗中回味自己的一生，唇邊滿是苦澀的笑。

如果她能有機會多看看世界、多多與人接觸，或許就不會傻傻地對那人掏心掏肺；如果她能勇敢些，就不會成為受挫後只知道躲在殼裡，不敢接近外人、不敢付出情感的膽小鬼……

今生她始終是個旁觀者，帶著羨慕的眼神望著終成眷屬的有情人，她多麼想要幸福，想要愛人，想要被愛，如果可以重來，她一定會為幸福努力的……

閉上眼前，她只有一個希望一下輩子，她再也不要過這樣的七夕！

此時在遠方，夏季常能見到的織女星突地異常明亮。

## 第 1 章

嗯……陽光好刺眼……天亮了啊？

柳絮微微睜開眼瞄了瞄，翻個身又一把拉起被褥，把腦袋埋進被窩裡繼續睡。

暖暖的陽光好舒服哦……等等！她看到了什麼？陽光？她不是在大地震中死去了嗎？

猛地掀被坐起，柳絮不可置信地揉了揉眼，小嘴微微張大，熟悉的環境與家具，這是她家沒錯，準確的說這是當年和爸媽一起生活的家，不是地震發生那晚所獨處的套房。

她懂了，這會不會是傳說中死後審判一個人是要上天堂還是下地獄的人生回顧走馬燈？

她不禁苦笑，都死得這麼悲慘了，還得再觀賞一次那無趣的人生嗎。

柳絮一個倒頭後仰，既然如此，就當它是作場夢，享受餘生……呃，都死了哪還有什麼餘生，應該說是審判輪迴前的最後一段路吧。

不過怎麼會從還和爸媽住在一起的這個階段開始呢，電視上不都是從出生開始播放走馬燈嗎？

唉，或許因為這段時間是她這短暫生命中最幸福的時光，但也是她後半段悲劇人生的轉折點吧……

想想自己一生庸庸碌碌、膽小怕事，不論愛情還是事業都沒討到好，尤其那件事之後，她幾乎封閉了自己，為了不讓父母每日見到她傷心煩惱，她便以工作為由搬離這唯一的避風港，最後在自己租屋處像獨居老人般一個人等待死亡來臨，世界上最淒涼的事莫過於此吧，她自嘲一笑。

不過沒關係，這一生就要結束了。

靜靜躺在床鋪上，她等著審判到來，不知道會不會見到所謂的牛頭馬面？可以的話希望他們不要長得太嚇人。

不知過去多久，她睜眼，天還是這麼亮，窗外透進來的陽光仍舊溫暖。

看來躺著乾等是沒結果了，莫非要她有所動作才會進行下一步？

柳絮想了想還是掀被坐起，赤足踩在有些冰涼的地板上，腳步極輕地往房間外走去，既然回到這，她也想藉此機會好好回味一下。

她的爸媽只是普通的上班族，家裡雖不富裕也很平凡，卻是讓她覺得幸福溫暖的家庭。

不是很大的客廳，茶几上有媽媽擺的百合花，她記得那個單人沙發是爸爸最喜歡看報紙的地方……啊！這是她迷上做甜點時買的烤箱，在後來的離家生活中成了她的心靈慰藉……電視櫃上還有她大學畢業後全家一起到北海道出遊的照片……

小手撫過熟悉的家具擺設，一切都和記憶中一樣，柳絮心底湧現一股酸酸的懷念。

突然，她鼻尖嗅了嗅，聞到廚房飄來一陣烤麵包與煎蛋的香味。

哇！這個人生走馬燈好真實，還能聞到食物的味道。她驚訝地想。

下一秒，廚房裡探出一個身影笑著道：「哎呀，小芯起床啦，去洗洗臉來吃早餐。」

柳絮，不，本名柳芯的她瞪大雙眼滿臉呆滯，小嘴張了張，好不容易找到自己的聲音，「媽……媽？」

「嗯？還杵在這幹麼，快去洗臉。」柳母簡素真沒好氣地嗔道。

柳芯感動得熱淚盈眶，沒想到她還能再見到媽媽、吃到媽媽親手作的早餐，感謝老天，讓她在死後還有一場美夢，她一定會把握這最後的時光。

她轉身朝浴室走去，打算快速洗好臉去和好久不見的媽媽說說話，可一抬頭卻被鏡中那青澀的面孔嚇得驚愕不已。

「這……好年輕！」傻傻摸著白嫩的臉頰愣了半晌，柳芯恍然一笑，也是，既然回到了這個家，大概年紀也回到了那個時候吧。

簡素真走到浴室外，卻見女兒傻瞪著鏡子發呆，忍不住又催促，「小芯，還磨磨蹭蹭地做什麼呢，快來吃早餐。」

「哦，就來了。」柳芯輕笑，趕緊洗漱完走到餐桌坐下。「爸媽早安。」

看著父母，她眼眶有些酸澀，自從搬出去後，因為怕他們見到不長進的自己會傷心，她往往很久才回家一趟。

「嗯，快吃吧。」柳父柳嚴是個老實人，雖然不多話，其實最疼愛她了。

「小芯啊，媽記得妳今天是不是要去參加高中同學會？」簡素真關切問道。

唉，女兒上一份工作因為公司經營不善大裁員，所以最近都閒在家。

「噯？」柳芯愣了愣，竟然是那個日子？她未免太悲慘了，這是神的惡作劇嗎！還以為真有那麼善良給她一場美夢，原來她根本沒那麼好命。

「妳今天早上到底怎麼回事，傻呆傻呆的。」簡素真搖了搖頭。

「哦……呵呵，昨天沒睡好吧。」乾笑一聲，死亡後突然來到這裡，接下來的審判有多凶狠一切未知，卻得先面臨那個悲劇的日子，柳芯心底實在有些慌。

「怎麼？身體不舒服嗎？媽知道妳最近找工作不順利，但也別給自己太大的壓力，弄壞身體就不好了。對了！同學會說不定有什麼機遇，我看妳就去參加，聊著聊著說不定同學會介紹一個好工作給妳呢。」簡素真眼睛一亮。

「我不太想去……」她才不想參加，尤其是這場高中同學會。

「這……」簡素真還想勸說，想到女兒不善交際她又無可奈何。

「妳媽說的對，現在剛好有空就出去走走吧。」柳嚴難得插上一句。自家女兒哪點都好，只要能改改那怕生的性子就堪稱完美了。

「爸……我再想想吧。」天啊，難道她真的逃不了再跟渣男見面的命運嗎？

吃過早餐，柳家夫妻照常出門工作，她撐著笑顏在門口送父母出門後便返回房間，身軀用力往床上一撲。

沒想到是同學會，柳芯今生，不，前生悲劇的開場就在這個日子，那個爛男人就是從這一天開始成為她一生的惡夢……用力搖了搖頭，她鴛鴦心態地不願回想。

話說回來，這個人生走馬燈也太真實了吧？

她能觸摸到所見的物品，和父母的對話也很正常，更別說她還真的吃了頓早餐，而且還有清楚的味覺、小肚子撐撐的飽足感，簡直就像回到了當年。

「期待，期待你發現我的愛，無所不在，我自然而然的關懷……幸福的開始，就是放手去愛……」突如其來的音樂打斷柳芯的思緒，她循著樂聲找到一支可以稱作古董的掀蓋式手機。

她會心一笑，「期待愛」這首歌是那年她最喜歡的，當時她還對愛情有著美好的幻想，特地設成手機鈴聲。

帶著好奇掀開折疊機，來電頭像顯示是「李敏」，她是柳芯的高中同窗，也是一直都有保持聯絡的死黨。

「喂，小敏？」柳芯有點遲疑，這手機真能對話嗎？

「小芯，今天同學會妳會去吧？說起來我們都好幾年沒見過其他高中同學，還滿想念……對了，妳在家吧？待會我去找妳，下午我們一起過去。」電話那頭，李敏一開口就劈里啪啦說了一串，知道好友內向怕生的性格，每次她必定得親自出馬押著人去。

柳芯輕輕笑了笑，李敏還是這麼爽朗。

「小敏，同學會我不想參加……」能和死黨說上話是很開心，但她實在不願再見到那爛男人。

「去嘛，不然就當是陪陪我。妳放心，要是哪個不長眼的蒼蠅來騷擾妳，我會把他們一一打跑，絕不會讓人煩妳的，而且那麼久不見老同學，妳不想去看看？」李敏不放棄地遊說。

柳芯輕輕一歎，果然一切都毫無遺漏照著歷史軌跡在走，她記得當年小敏也是這般說服她的。

好吧，反正連生死都經歷過，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她也心裡有數，了不起避開那男人就行了，審判總得進行下去，否則她這一抹孤魂該何去何從。

再說了，她或許能勇敢一次，只要那混蛋靠近，她就狠狠拒絕、把他甩到十萬八千里遠，也好出口惡氣。

想到這裡，柳芯總算答應。「好吧，我在家等妳。」

「OK！妳記得打扮打扮，我很快就到囉。」李敏歡呼。

掛了電話，柳芯沒依著李敏的建議去打扮，纖瘦身影穿梭在家裡各個角落東摸西摸，還翻出了藏在櫃裡的相冊，她想再多懷念一會，就怕待會去了同學會，審判就結束了。

不知過去多久時間，直到門鈴聲響起她才回過神，連忙去開門。

「嗨，小芯芯，我好想妳，好久不見！噹噹噹，看我帶了什麼給妳。」李敏先是給了她一個大大的擁抱，然後拎起裝著甜點的袋子笑咪咪說道。

「小敏，我們真的好久不見……」柳芯瞅著死黨輕輕一笑，小臉習慣性地紅了。

「妳還是這麼容易害羞，呵呵。柳爸、柳媽去上班了吧？我也有買他們喜歡吃的，晚上再替我轉交，那我們先來吃蛋糕吧！我跟妳說，這間可是有得過網路甜點店大賞的哦，這些杯子蛋糕都是不同口味的，我選了妳愛的草莓、白蘭地巧克力、還有……」李敏一開口就是一大串讓人插不上嘴的話。

「小敏，妳要喝咖啡還是喝茶呢？」柳芯踱步至廚房問道。和好友吃著美味甜點聊八卦這種悠閒的心情睽違已久，她現在真是對審判之夢又愛又恨。

「咖啡！我要……」

「加奶不加糖對吧。」

「嘻嘻，小芯芯最懂我了！對了，妳說同學會有哪些人會去呢？主辦的班長肯定會去，以前他可是我們班的萬年第一名，還有還有，不曉得小清和小虹去不去，我們也好久沒見當年那些聊得來的同學……」李敏一臉期待，掰著白嫩手指數著。

柳芯端著咖啡出來，表情倒是沒李敏那麼雀躍，誰教高中時期的她比大學更加靦腆害羞，除了李敏之外，和其他同學鮮少有過多來往，對他們還真沒什麼深刻的印象。

「小敏，我記得妳以前還對班長……」柳芯調侃道，據她所知，李敏曾經暗戀過人家呢。

「什麼啦！哎呀別說我了，不是要妳打扮打扮嗎，怎麼還穿著家居服呢。」一向大刺刺的李敏難得臉紅，下一秒立刻轉移話題。

「沒必要吧……嗯！這蛋糕口感好綿密。」柳芯吃了口蛋糕，美味得讓她雙眼都眯起來了。

「為什麼？我們家小芯芯這麼清新可人，不打扮多可惜啊。對了，妳記不記得自稱班花的陳夢？她總愛比拚這些，今天肯定也會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李敏不屑地撇嘴。

「陳夢啊……她從以前就喜歡把自己弄得漂漂亮亮像公主似的，我們也沒什麼好比較的呀，自己穿得舒服最重要。」柳芯瞅了瞅李敏，接著又吃了口蛋糕，同學會她早打定主意要低調到底，最好大家都別注意她，尤其那爛男人要能看不見她就完美了。

「哼，我們才不屑和她比，但妳也不能穿這樣吧？別人是拚了命想漂亮，妳倒是和高中時一個樣，清湯掛麵的。」李敏打量了下，一臉可惜，明明小芯也是個清秀佳人。

「等我先吃完蛋糕嘛。」柳芯的注意力完全被甜食吸引走了。

李敏無力一歎，這死黨只要碰上點心就無法再分心顧及其他。

好不容易在耐用盡前，柳芯嚥下最後一口蛋糕，李敏不管她還一臉沉醉地回味，拉著她進到房間打開衣櫃，開始搭配起今天出席同學會的服裝。

一套配過一套，柳芯在李敏一臉不滿意的神情下還是選了簡單裝扮，假兩件式的米色長版 T 恤、內搭褲、後背包，配上一頭齊肩的妹妹頭，她看上去和大學生沒兩樣。

兩人緊趕慢趕地搭上捷運，終於到了同學會預定的地點——「滿漢餐廳」。

看著歷史重演，柳芯感覺心跳極不穩定，她鬱悶地想著，安靜當隻鴛鴦又不犯法，為什麼連死後

都不放過她呢？

不如還是算了吧，管他什麼見鬼的審判，下地獄就下地獄嘛，她又不是窮凶惡極的人，總不至於上刀山下油鍋吧？這麼想著，她忍不住想轉身就逃。

驀然，腦中閃過地震當時，她孤獨地在套房內等著死亡來臨的淒涼……不行！現在若逃了，她下輩子肯定也勇敢不起來，那不就重蹈前生的覆轍，再說她一生也沒做過壞事，若因為逃避審判而下地獄也太冤枉了……

「小芯芯，妳怎麼在門口發呆呀？」已經一腳踏進餐廳裡的李敏，回頭見柳芯還怔愣在那便喊了聲。

「哦，沒什麼。」回過神，柳芯做了好幾次的深呼吸，這才有些顫抖地踏進餐廳。

隨著服務生帶領，兩女進到預訂好的包廂，相較李敏帶著期待，柳芯則是一臉恐懼地瞪著包廂門，彷彿內有惡犬似的。

「嗨！歡迎歡迎，李敏和柳芯兩位美女，好久不見！」包廂門一開，坐在邊上的班長王立遠眼尖發現兩人，立刻起身迎上。

「嗨，帥哥班長。」瞧見曾經的暗戀對象，李敏頓時雙眸一亮。

「哈哈，這樣叫會替我拉仇恨的，妳沒瞧見在場各位帥哥不滿的眼神嗎？」王立遠笑說。

柳芯安靜地站在李敏身後，她微微垂著頭不想被太多人注意，尤其是她一生的惡夢，江維順。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上帝，諸位大神請保佑她吧，她真的不想連死後都還得與那人糾纏，拜託不要看見她不要看見她……

「妳是……柳芯對吧？」

聞聲，嘴裡念念有詞的柳芯小臉血色倏地一退，內心超級鬱悶，這些神明怎麼連這麼點心願都不肯幫她呀！

「呃……你是？」她故作陌生地問。

「不會吧，妳不認得我嗎？我是江維順呀，高中時坐在妳隔壁的隔壁。」他自以為帥氣地咧嘴一笑。

柳芯不情願地瞥去一眼，江維順的確有不錯的外貌，加上一百八十公分的身高，看上去一表人才，打扮與時下流行的明星穿著頗為相似，是小女生絕對會尖叫的對象。難怪當年她在聽了他幾句甜言蜜語後，心頭那隻小鹿就撞到暈頭轉向，她現在才知道搞不好自己也是外貌協會成員。

「嗯……你好。」柳芯嘴角扯了下，「小敏，我們去那坐吧，待會妳和班長可以好好敘舊。」她拉著李敏就想避開他。

「柳芯，到我們那桌吧，這麼久沒見了，我想和妳聊聊天。」江維順慫恿地說。

他在見到柳芯的那刻心底就有了打算，她清新的氣質讓他眼睛一亮，他還記得這女孩子容易臉紅害羞，真是太可愛了，現在到哪找這種純真型的，尤其出社會後，圍繞在他身邊的女人總是濃妝豔抹，他早膩味了。

「不用了，我和小敏一起就好。」柳芯嚥了口口水，兩手緊緊抓著李敏的手臂。

她的顫抖很快讓李敏發現不對勁，停下和王立遠的談話，偏頭望去，「哦，你是江維順。呵呵，你穿成這樣我都認不出來了。」李敏記得他因為家境不錯，從以前就是一副大爺有錢的小屁孩，現在穿上西裝雖然變得人模人樣，但光憑這樣就想來糾纏小芯芯……哼哼，兩個字，作夢！

「是嗎？妳和柳芯倒沒什麼變，一直都是美女。」江維順神情帶著得意，接著順口誇讚。

「哎喲，真會說話，畢業後口才變好了呢。不過我們一直都是走樸素路人甲風格，可不是什麼美女。咦？你坐那桌是吧，那裡才是美女多多呢……喂喂，她們好像在叫你呢，那就不打擾你囉，我們坐班長這就行了，有空再聊。」李敏抬抬下巴努了下，那一整桌都是為江維順而傾倒的女人，陳夢也在其中，她才不去咧。

「好，待會聊。」江維順帥氣一笑，來日方長，他不信以他優越的條件沒辦法打動柳芯。脫離他的視線，柳芯鬆了口氣，但隨即她又納悶，這個審判的意義到底在哪？她搞不懂下一步要做什么，難道只是再經歷一次同學會？

而在她腦袋混亂，搞不清接下來該如何是好時，江維順似乎已經擺平他那桌的女人，就見他端著自己的酒杯，像隻雄赳赳氣昂昂的公雞般朝她們這桌走來。

「嗨，不介意多我一個吧？」江維順嘴上很有風度地詢問，但人已經非常不客氣的擠進柳芯旁邊的空位。

非常介意！柳芯想怒吼。

江維順一坐下，她的頭皮就陣陣發麻，右半邊的身體因為他的靠近寒毛全部起立見客了，她甚至看見手臂上有點點紅印浮起。

慘，過敏發作了，死後她差點都忘了自己還有恐男這個毛病。

老天，誰來告訴她該怎麼辦？她要平靜接受重演的歷史還是勇敢拒絕？

突地，柳芯眼睛一亮，她懂了，審判會讓她回到這樣的場景，一定是因為她前生過於害羞內向，幾乎不敢拒絕，現在就是為了考驗她能否發揮出勇氣吧。

沒錯，肯定是這樣！既然如此，這次，她不會再讓江維順成為她一生的陰影。

「柳芯，想什麼呢？菜色不喜歡嗎？」江維順語氣關切，靠近看了看，更加深了追求她的慾望，她嬰兒般的肌膚白裡透紅，幾乎沒有毛細孔，身上有著淡淡的沐浴清香，太合乎他心目中溫婉老婆的理想型。

李敏見江維順像隻蒼蠅嗡嗡的擾人，還大膽的坐到小芯旁邊，是以為大家看不出他的企圖嗎？她扭過頭正想開口吐嘈幾句，卻詭异地發現小芯明明怕得兩手抖個不停，目光卻異常堅定地向她示意可以自己處理。

「沒什麼，我本來就不習慣和陌生人接近，再說江同學這樣隨便換位子似乎不太好，我旁邊的同學只是暫離到化妝室。」柳芯語氣客氣疏離。

「哈哈哈，又不是上課，同學會座位隨意就好，可以多和其他同學交流嘛。」江維順毫不在意地一笑，倒是有点意外這害羞的小女人會明著拒絕他的接近。

「哦，那希望江同學和大家交流愉快，抱歉，我和小敏及班長還在聊天。」柳芯感覺自己的意思已經表達得很清楚了，拜託別再煩她了。

「哦？班長你們在聊什麼，我能加入嗎？」江維順直接繞過柳芯問向王立遠，他相信為人和氣的班長不會拒絕的。

王立遠倒是尷尬了，旁邊兩位女同學臉色都不是太好看，他哪敢說話。

「江維順，我們聊得正開心，你幹麼要來插一腳啊。」李敏實在看不下去，這人臉皮也太厚了吧。這時柳芯眼尖地瞧見一個女同學走近，立刻在心中感謝神明，看來她們還是願意幫點小忙的嘛，

「江同學，陳夢同學來找你。」

江維順還來不及說話，陳夢便笑著走近，挽著他胳膊，儼然一副維護地盤的模樣，嬌笑拉著他回



去，「維順，聊什麼這麼開心，我們那邊好幾個都還沒和你喝到酒，你怎麼能落跑呢。」

見兩人離開，柳芯暗自鬆了口氣。

「小芯，他不曾看上妳了吧？」李敏湊近她耳邊輕聲問。

柳芯聞言不寒而慄，她抖著聲說道：「千萬別！小敏，我不喜歡他，現在不會以後更不會。」她知道只要清楚表示，之後李敏肯定會幫她應付江維順。

「流里流氣的我也不喜歡，放心，他再敢來……哼哼哼。」李敏的小拳頭揮了揮。

接下來的幾道菜，江維順都讓陳夢等幾個女生纏住，顧不上到柳芯這裡，讓她終於得以安心吃點東西。

隨著時間過去，同學會的氣氛也跟著被炒熱起來，每個同學交互到各桌聊天喝酒，來來去去的，江維順也跟著混到柳芯這桌。

「柳芯，都忘了問妳在哪上班？我記得妳是外語系的，有沒興趣到我爸公司，我們福利好待遇也不錯，妳過來我一定能幫妳找到適合的職位。」江維順自信一笑，剛才可是好幾個同學都拜託他幫忙問工作的事，畢竟剛畢業的大學生沒幾人能有高薪待遇。

柳芯眸底閃過厭惡，前生他就是這樣，讓她以為遇到貴人，最後才會掏心掏肺掏到一生都毀了。她語調平淡的說：「多謝江同學好意，但是不必了，我有其他打算。」

「是嗎？沒關係，趁年輕多看看也不錯，等妳有興趣再告訴我，這樣吧，我們互相留個電話，以後有什麼事需要幫忙就找我，別和老同學客氣。」江維順拿出手機，目的性極強的說道。

柳芯一臉無奈，她以前怎麼就沒發現這傢伙竟然這麼煩人，她前生眼睛到底都看到了些什麼，這麼明顯的虛情假意她還能當真。

「小芯，我要去化妝室，一起嗎？」李敏見江維順死纏著柳芯不放，便打算用尿遁。

「好。」能離開這兒要柳芯做什麼都願意，就算在臭烘烘的廁所蹲到同學會結束都行。

兩人手挽著手離開，江維順露出勢在必得的笑容，他看上的女人從來不會讓她溜走，這次也不會例外。

化妝室內，柳芯掬了把水潑臉，讓自己冷靜下來。

「小芯，看來妳真的對他很反感，能讓妳說出那些話太難得了。」從認識柳芯以來，她都是躲在自己身後，害羞得不得了。

「我不希望讓他產生什麼誤會，就想著說清楚比較好，可是他……」柳芯垮著肩，剛才奮力裝堅強，現在感覺全身力氣都用盡了。

「這人超虛偽的，都拒絕得這麼明顯還故意裝聽不懂，笑得那麼做作，還張口閉口炫耀他家多有錢，真是牛牽到北京還是牛，和高中時一樣顧人怨。」李敏就感覺那人渾身假仙味。

「小敏，那待會回去怎麼辦？」柳芯求救地瞅著她。

「這……我看工作的事好辦，就說妳爸媽已經替妳問好了，但他明顯對妳有其他企圖，實在很麻煩，我看待會妳就坐我的位子，換我來和他好好聊聊！欸，說起來要是有個男朋友、或是有哪個男人可以當妳的擋箭牌就好了……」李敏想了半天，也只有想到這個不算是辦法的辦法。

「唉……」柳芯沉沉一歎。

出了化妝室，才過了轉角，柳芯還沒恢復的心情立刻又掉至谷底。

只見江維順面帶笑容迎面走來，她下意識就想逃跑，連忙轉身朝另一個方向邁步，卻沒注意到端著餐盤的服務生，她急急忙忙退後以免撞到人，卻犯了蠢自己絆倒自己，她驚呼一聲，眼看就要

跌得四腳朝天……

咦？沒摔下去？

柳芯怔愣，突地感到腰上一股力道把她拉回。

「妳沒事吧？」溫潤的好聽嗓音在耳邊響起。

柳芯回頭望去，她不知道怎麼形容眼前的男人，他皮膚有些白，一雙鳳眼很漂亮，眼眸又黑又亮，薄薄的唇笑起來很溫柔……

「站穩了嗎？」男人低笑輕問。

「呃、呃、呃……對對對對不起！」柳芯終於意識到自己幾乎全身重量都靠在他懷裡，下一秒整張小臉像火燒似的。

瞧這小女人害羞得差點彈起來，男人再次低笑，輕輕扶著她的肩膀說道：「沒關係，小心別再跌倒了。」

「謝、謝謝你……」噢，她糗炸了，又摔倒又結巴。

不過也不能怪她嘛，要不是眼前這男人氣質太好，有恐男症的她早就驚聲尖叫了，這樣比起來只有結巴、起疹子還算是好的……不對！

柳芯仔細感覺被男人碰觸過的腰際還有肩膀，竟然沒過敏？明明剛才江維順一靠近她，手臂上就歡快地冒出紅疹啊。

「小芯，妳還好吧，有沒有撞到還是扭到？」李敏急忙上前打量，她剛才根本反應不過來。

「呃……我、我沒事……」柳芯紅著臉搖搖頭，下意識移動腳步躲到李敏身後。

「好險，謝謝你呀帥哥，不好意思，小芯比較怕生。」李敏拍拍胸脯先向他道謝，又見他好奇地瞅著死黨便替她解釋。

「小心？」男人笑問。

「柳芯，草字頭心，你好，我是李敏。」李敏大方地介紹起來。

「妳們好，我是楊瑾。」他嘴角淺淺一揚。

「剛才……謝謝你。」柳芯臉上的紅潮未退，她輕輕朝他點了下頭便扯了扯李敏。

「不客氣。」楊瑾溫和一笑，目光帶著好奇再覷向柳芯，這女人也太容易害羞了吧。

「我們來參加同學會的，那我們先回去了，真的謝謝你。」李敏知道死黨害羞毛病又發作，再次道了謝便挽著柳芯離開。

離去前柳芯不禁回頭偷覷了他一眼，第一次遇見男人有這種像溫雅公子般的氣質，而且自從前生確認患了恐男症，這是頭一次碰到男人沒過敏……

「果然人是需要比較的，一比差異就出來了。」李敏摸著下巴若有所思。

「嗯？」柳芯思緒混亂，沒聽清好友說的話，疑惑地瞅著她。

「就剛剛那人啊，天菜等級耶！吼，回頭看看前面那討厭的江維順，人與人怎麼能差那麼多呢！」李敏見江維順走近，放輕音調在柳芯耳邊說道。

柳芯被她說得噗嗤一笑，但見到江維順走到面前，她立刻板起臉。

「柳芯，妳有沒有事，我剛才看到妳好像跌倒了？」江維順關切問道。

「當然沒事啊，你沒看到剛才有位大帥哥英雄救美呀！」李敏故意說這件事來氣他。

「呵，沒事就好，我們回包廂吧。」江維順一笑帶過。

李敏見江維順像是沒聽見似的，不禁冷笑。她就是看不慣他這種假仙樣，明明心裡羨慕嫉妒恨還

裝得很有風度，但假的再怎麼裝也不是真的，瞧剛剛那人……哎喲，真該讓江維順好好看看什麼叫做風度翩翩。

回到包廂裡，柳芯和李敏藉口累了便想離去，江維順自然提議開車送她們，卻讓李敏一句「不搭不熟的人的車」直接拒絕了。

## 第 2 章

回家洗過澡後，柳芯那因為江維順而過敏的可憐手臂這才恢復原有膚質，她靜靜躺在床上，混亂了一下午的腦袋終於平靜。

今天的經歷真的太奇異了，從睜眼開始，她仔細注意過這裡的時間，確實是一分一秒地過，一天下來她能吃能喝，會肚子餓也會疲累，又和父母、小敏、高中同學對話聊天，簡直和真實的人生沒兩樣，差別只在於這一切是前生發生過的事……

不對！原本前世裡並沒有那個人！

柳芯一臉驚詫，猛然坐起身，突然意識到如果只是歷史重演，楊瑾為什麼會出現呢？但若不是她前世的回顧，這一切卻又和當年一樣，而且整天都沒發生什麼特別的事，比如應該出現的牛頭馬面啦、審判長啦、大天使啦還是黑面判官之類的人呢？

柳芯一臉愁悶抱著頭，老天，她真的搞不懂了，這究竟是她前生的回顧還是南柯一夢？

會不會她其實沒死，而是像電視常演的那樣，身體在急救中，靈魂卻出竅了？嗯，也不像，她可是「腳踏實地」，並沒有飄起來。

還是說……她重生了，從地震那晚回到了七年前？

從醒來那刻開始，柳芯打心底認為這些際遇是死後的審判過程，但經過同學會的事情，她不得不開始思考她所認定的是否有誤。

於是接下來幾天，柳芯是既期待又害怕，一邊強迫自己正常度日，一邊等著牛頭馬面還是什麼的突襲。

但是沒有，沒有天使、鬼差，連一隻妖魔鬼怪的影子都不曾出現。

一週、兩週過去，柳芯過著平靜無波的平凡生活，她早睡早起、生活正常，完全像個普通活人般吃喝拉撒樣樣沒少。

她還發現許多事依然照著她記憶中的歷史發生，比如人力銀行上有適合職缺的公司幾乎和前生那時大同小異，就連接到面試通知的電話也和前生一模一樣，她沒辦法認為這是場夢……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過去，柳芯終於相信她真的重獲新生了。

前生她也看過不少穿越、重生類的電視劇，雖然訝異自己能遇見這種奇事，倒也不是不能接受，只是一開始沒往那裡想罷了。

儘管重生後還是在同學會上遇見江維順，但事後回想，情況因為她當時躲避到化妝室的舉動，而出現了原本不存在的楊瑾，這是不是表示事情可以因為她的選擇不同以往而改變？

若是如此，未來她只要避開與江維順的一切接觸，然後努力改善天性，順帶戰勝恐男症，或許可以在這一生獲得幸福，彌補前生的遺憾。

多少人都希望人生能重來一次，她可說是千萬……不，是億萬分之一的幸運兒，怎能不好好把握！

柳芯在浴室仔細看了看臉上的輕透妝容，撥順齊眉瀏海，吸口氣朝著鏡子裡的自己微微一笑，加油！

「媽，我出門囉。」拎著包，柳芯朝廚房喊了聲。

「要去面試啦？」見她穿著正式，簡素真問道。

「對呀，我前天和妳說過的華瑾生技，沒想到會讓我去面試，我一定要努力被錄取！媽，我走囉。」柳芯小手握了握。

「好，小心點。」簡素真欣慰地笑了，發覺女兒這陣子看起來比起前有朝氣。

「華瑾生技」是一家製作漢藥研發產品的老品牌公司，獨特的中藥配方適合亞洲人體質、膚質，旗下有健康食用性保健藥品與美妝產品兩大主要生產線，在大陸、台灣、日本等通路銷量位居首席，今年更準備進軍到歐美的華人地區，因此增設了國際貿易部門。

柳芯大學讀的是外語系，她主修英文，讀寫完全不是問題，但因為性格內向，碰到陌生人她都開不了口說話，更何況是膚色不同的外國人，因此大學會話課時不論腦子裡竄出多少句子，她總是說得結結巴巴，但這次華瑾生技國貿部門要的是對外聯絡專員，工作內容基本上以文件處理、英文書信往來為主，她倒是有自信能勝任。

華瑾生技佔地極廣，除了辦公大樓外，園區內設了數間製藥工廠以應付龐大的生產需求，統稱華瑾園區。

柳芯在警衛室登記後進入大樓，站在電梯前，電梯門映照出她躍躍欲試又帶著緊張的神情。

加油加油！一定要表現好一點，這一次她要遠離那人的一切，相較前生那些工作機會，沒出現過的華瑾絕對是她人生重新開始的起跑點！

「叮—」此時電梯門打開。

柳芯正在深呼吸，看到走出來的人，不由得愣住了。

「是你？」他不就是同學會那天解救她，沒讓她與地板親密接觸的氣質男嗎！

「嗯？妳是……我記得好像是柳芯小姐？」楊瑾嘴角勾起淺笑。

「嗯，你、你好，楊先生在這工作嗎？」柳芯小臉微紅，他的出現讓她有異於前生的經驗，她對他自然印象深刻，卻沒想到他還記得她的姓名，瞥見他西裝筆挺，她記得那次在餐廳遇見時，他也是這麼風度翩翩。

「對，我在這上班，妳是來？」他眉頭挑了下，看來像是應徵者，不會那麼巧吧。

「我來面試。」柳芯靦腆一笑。

聞言，楊瑾和身後幾人說了句話，等他們先行離開，兩人走到一旁，他親切說道：「哦？那我們以後就有機會當同事囉。」

「我也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我是來面試貿易專員的，是華瑾新成立的部門，由於我大學是主修外語的，就想來試試看，但是也不知道能不能好好發揮……」天可憐見，她平生最痛恨的事情之一便是面試了，那些千奇百怪的問題她總是詞不達意。

楊瑾見她像隻受驚的小兔子，白嫩的臉頰才說幾句話就泛起紅潮，實在可愛得讓他很想捏捏看。好不容易止住衝動，他淺笑寬慰道：「別緊張，只要保持平常心就能發揮出最好的一面，我很期待未來和妳一起共事。」

「謝謝你。」他溫和的語氣讓柳芯不自覺地放鬆，臉上的神情也不再那麼僵硬了。

「那妳約好時間了嗎？要不要我帶妳上去？」

「我約好三點在八樓，我自己可以的。不用麻煩你了，謝謝。」柳芯急忙擺手。

楊瑾覷了眼手錶，「那好吧，面試時間差不多了，妳搭這部電梯，出去右轉就是了。」

「好，謝謝你。」柳芯眼睛始終有些不敢和他直視。

身患恐男症的她能這樣對話已經是極限了，若換成別的男人，她的反應不是躲就是逃，但她已確定這男人不會引發自己的過敏症狀，可是為什麼呢？

「不用客氣，那就祝妳面試順利，相信我們一定有機會共事。」楊瑾俊秀的臉上帶著一抹親切淺笑，幫她打氣。

「謝謝你，我、我會加油！」柳芯用力點點頭，或許因為他親切和善的鼓勵，她忐忑的心情慢慢平穩下來。

目送她進電梯，待門一關，楊瑾身後立刻有人湊近。

「不會吧，你認識這小女生？看起來像剛畢業的大學生，你可別摧殘青春少女。」蘇東易見兩人說完話，便上前搭上他的肩膀，促狹著道。

「國貿部門的蘇大長官，如果面試適合，我想給個機會讓她試試。」楊瑾偏頭覷了好友一眼，似笑非笑地道。

「原來小妹妹是要到國貿部門去面試……OK，你金口一開當然沒問題，我待會回去就看看她的履歷，不過話說回來，她真的畢業了嗎？說她是高中生我也相信。」蘇東易倒是無所謂，但好友會對女人這麼上心堪稱奇聞，兩人認識數十年他都沒見過，所以他這時望向楊瑾的眼神非常怪異。

「不清楚，我只見過她一面，還不至於調查人家戶口，但你不覺得她氣質清新很可愛嗎？」多年友情，楊瑾自然看懂好友眼底的意思。

「我只看到她似乎在發抖，不會是害怕你吧？老實交代，你該不會幹了什麼惹人厭的事吧？」蘇東易偏頭，睨著楊瑾，一臉壞笑。

楊瑾淡然睇去一眼，「她性子本就害羞怕生。」他還記得上次見到時，她那位朋友是這麼說的。

「是哦，不過這種清粥小菜類型和你倒是相配，畢竟大野狼就是得搭配小紅帽，絕對不是找一匹母野狼。」蘇東易摸著下巴暗自點頭，以往那些風情萬種的女人可從沒在好友身上討到好臉色。至於為什麼蘇東易認為楊瑾和清粥小菜很速配呢？這就說來話長了。

認真的說，初識或普通交情的人對楊瑾通常讚譽有加，諸如溫文爾雅、風度翩翩、優雅謙恭、氣質俊逸……等等，宛如古裝大戲裡的王孫貴族，抑或偶像劇裡上流社會才有的富家少爺。

但是，只有熟識他的人才知道，這一切都只是楊瑾的表象，其實他根本是披著羊皮、老裝無害的黑心大野狼！不止記仇還肯定會報仇，之所以看似和氣不計較，那只是他不屑或者剛好沒空懶得搭理罷了。

他不出手則已，一旦有了動靜，那絕對是以一擊斃命為準則，身為楊瑾的好友，蘇東易在看過他與對手過招後只有一個心得，那便是死也不會與楊瑾當敵人！

「呵呵。」明白好友暗諷他腹黑，楊瑾輕輕一笑，並不否認。

就他觀察，柳芯大概是那種想什麼都寫在臉上的人，一眼就看懂。

他仔細注意過，柳芯會和自己保持幾個腳步的距離，他剛才試探著前進，她就立刻後退，那不是刻意的欲擒故縱，而是真的怕生，他能清楚感覺到她在兩人對話期間不經意會退縮、輕顫、害羞、臉紅。

以楊瑾的女人緣來說，絕非他自戀或是自我感覺良好，根據從小到大的經驗，他本身就像個強力

磁鐵，女人老愛往他身上靠近，就算他昧著良心都無法裝作看不見她們的企圖，尤其那些熟知他身分的女人，更是堪比虎狼。

楊瑾嘴角揚起，不得不說柳芯面對他時的羞澀和反應實在很新鮮，成功引出他的興趣，若她真是他的小紅帽，那麼扮一回大野狼也未嘗不可。

結束面談後，柳芯搭著電梯下樓，臉上神情明顯放鬆。

今天的面談她感覺很順利，自己的表現至少有八十分，好在面試官只有一位，沒讓她壓力加倍，而英文書信翻譯的測驗她也順利通過了，雖不知道整體下來有沒有合乎公司的選人標準，總之她今天已經鼓起前所未有的勇氣盡力了。

出了電梯，柳芯下意識張望了下，隨即噗哧一笑，自己竟然想著會不會見到楊瑾，但也是第一次有男性讓她不那麼害怕，甚至還能聊上幾句。

接下來幾天，她陸陸續續去了其他幾家公司面試，接下來就是靜候佳音了。

這天下午，咖啡館裡三三兩兩的人聊著天。

「小芯，妳真的不到我公司試試呀？」李敏瞅著眼前小口小口吃著蛋糕的好友。

「妳知道我不適合面對人群的。」柳芯雖然感激李敏的心意，但要她賣東西根本難如登天，她就沒遇過講兩句就結巴臉紅的櫃姐，何況李敏的公司還是專賣內衣的，她光想就頭皮發麻。

「要是有害羞的金氏世界紀錄，妳絕對可以奪冠。顧客都是女生有什麼好害羞的。」李敏嘟著嘴，她實在沒辦法理解怎麼會有人這麼怕生。

「妳太誇張了啦。小敏妳不用擔心，我有空都會接些翻譯案子，還是有收入的。不說那些，喏，這舒芙蕾很滑口，妳快吃呀。」柳芯輕輕一笑，注意力隨即又讓甜點吸引住。

李敏拿她沒轍，手一攤搖搖頭。

突地，柳芯放在桌面上的手機振動起來，她放下叉子，趕緊接起，「喂，你好。我是，好……沒問題，三天後嗎？可以，我會記得……嗯嗯，謝謝……拜拜。」她臉上的驚喜完全藏不住。

「小芯，是不是錄取通知？哪家的？」好友一掛上電話，李敏便追問。

柳芯感覺心臟跳得飛快，她緊緊捉著好友的手，激動不已的說：「我錄取了，是華瑾！」

「真的？哇塞，太好了！恭喜妳小芯，華瑾可是大公司，他們在業界的風評很不錯，以後他們家若有什麼好用的化妝品，妳可要幫我介紹一下。」李敏見她開心，心情也跟著變好。

「嗯，我真的好高興……啊！對了，妳知道我去面試那天碰見誰嗎？」柳芯突然說道。

「誰？妳在華瑾有認識的人嗎？」

「妳還記不記得同學會那天，我為了躲江維順差點摔倒，是一個叫楊瑾的男人幫了我？他也在華瑾工作。」

柳芯話一說完，驀然有個想法，不管是同學會還是面試，都是遇到楊瑾一切才會變得順利，說不定他是上天派來拯救她的大福星呢！

「妳說那個帥哥？天啊，你們也太有緣了吧！」李敏臉上滿是詫異，接著神情一變，曖昧地盯著她。

「怎、怎麼這樣看我？」

「從實招來！有沒有留電話呀。」李敏一臉壞笑。

柳芯沒好氣地瞪了她一眼，「妳不要亂想啦，就是巧合碰到了他，又聊了幾句話而已。」

「噯？拜託，能讓妳願意說上話的雄性動物才不是『而已』！」相交多年，李敏還沒見過有人達

成這項成就，根本前無古人。

「哪有那麼誇張……」說是這麼說，但柳芯仔細想想，好像真是這樣。

「不過，你們這麼有緣，要不要試著交往看看啊？」李敏擊掌，她對那男人的印象挺好，再說難得柳芯也不排斥，似乎還真是個不錯的配對。

「小敏，妳再亂說，我就不理妳了！」柳芯紅著臉，羞窘低斥。

「好啦，開個玩笑而已，不過妳能進入華瑾上班我就放心了。」李敏相信那位有緣的帥哥應該會多少關照她。

柳芯笑咪咪地點點頭，她會努力的。

柳芯從報到第一天便戰戰兢兢地努力適應大公司的文化，前生她可沒待過這種大規模的公司，好在她雖然是二十五歲的外表，卻有三十二歲的經歷，至少她那米粒大小的膽量應該有成長為紅豆那麼大吧……

雖然怕生了點，但柳芯性格溫婉脾氣好，做事又認真，部門同事都挺喜歡這個新人，她的努力也讓新工作逐漸穩定下來。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即便已經來華瑾一段日子，她還是改不了獨自一人吃飯的習慣，雖然偶爾同事邀約她也會去—前提是有其他女同事在場—但更多的時候她仍是抱著便當往頂樓跑。

這日中午楊瑾經過茶水間，見到那道纖瘦身影拎著便當往樓梯走去。

她又去了頂樓？

他嘴角揚起，回到辦公室拿起助理幫他買的便當，跟著上樓。

坐了一上午的辦公室，柳芯大大伸了個懶腰，春天氣溫怡人，曬曬陽光感覺身體都溫暖了，她開心地向下望去，覺得風景非常好。

「嗯，天氣真好。」

「是啊，今天天氣不錯。」

嚇！柳芯猛地回頭，小臉帶著一絲驚慌，見到是楊瑾才鬆了口氣。「咦？楊先生你怎麼會……」

「其實我偶爾也會上天台用餐，不會打擾柳小姐吧？」楊瑾揚了揚手上的便當。

「不會，你請坐。」柳芯臉紅了下。

「柳小姐似乎常來這吃飯？」得到同意，他走到一旁的長椅坐下。

「嗯，這裡安靜，可以呼吸新鮮空氣、曬曬太陽……」柳芯輕輕點頭。

楊瑾低笑一聲，「呵，我看我們不要楊先生來柳小姐去的，同事間這樣太陌生，就叫我楊瑾吧，我能叫妳柳芯嗎？」喚名字是拉近距離的第一步。

「好，可以的。」說完，她怔愣住，沒想到自己竟會同意。轉念一想，或許是心裡對他沒有惡感，才不排斥這種互稱姓名的變化。

「那快來吃飯吧，午休時間剩不多了。」楊瑾往長椅左邊挪了下，右邊空出一大空位。

「謝謝。」一個三人座的長椅空間雖然還滿大的，但坐下後仍明顯感覺到他身上傳來的男性氣息，她心底不禁有些慌亂。

「這是妳做的嗎？」楊瑾好奇地覷了眼她的飯盒。

「哦，這是我媽做的，我比較少做菜，不過我會做甜點，我今天帶了些馬卡龍，你、你要不要試試？不會很甜的。」她害羞的從便當袋裡拿出甜點盒和他分享。

楊瑾俊眉微挑，原來她喜歡甜食。

他很給面子地接過，「謝謝，那我嘗嘗……嗯，挺好吃的，這是乳酪口味吧。」他眼睛一亮，這馬卡龍做得真不錯，甜而不膩，十分爽口，讓平時不怎麼碰甜點的他也能接受。

「你喜歡嗎？我還有巧克力口味的。」聽見他的稱讚，她頗為開心。

楊瑾再次接過，「妳這說是專賣店賣的我都相信，沒想到妳手藝這麼好。」

「沒有啦，我也學了很久。」柳芯漾起一抹開心的笑，甜點可是她唯一能拿出手的自信手藝。

楊瑾滿足地吃完，喝了口水才打開便當，接著兩人就各自安靜地對付手中的午餐。

半晌，楊瑾停下筷子，關切問道：「對了，妳工作還好嗎？同事怎麼樣？」

「大家都很好相處啊，不過進來後才發現國貿部男生好多……」柳芯頓了會，不好意思地說。

唉，恐男症這毛病，一時半刻她實在無法克服。

「若他們有不規矩還是開黃腔，妳儘管和上司報告。」楊瑾正色說道，不然以她的性格，因為害怕得罪人而忍氣吞聲是很有可能的事。

「沒有沒有，不是他們的問題！」柳芯急忙擺手，支支吾吾了半天才說：「是我自己的原因……就是……我覺得男生是很可怕的生物。」

聞言，楊瑾挑眉，「可怕？」

「嗯，男生都很可怕……啊！我、我不是說你……」

「別急，妳慢慢說。」他溫和一笑。

柳芯見他眼神充滿關心，天人交戰了好一會，才輕輕吐露心聲，「我一直都不太會和陌生人交談，尤其是男性，除了爸爸和親戚的小孩以外，其他人就……我還為此去看過心理醫生，醫生說這好像是恐男症的一種。」

楊瑾怔了怔，他以為她只是怕生了點，沒想到會這麼嚴重，這對他來說也太不利了吧！

「你……是不是覺得我很奇怪？」柳芯偷覷他一眼，自嘲地說。

楊瑾輕聲安撫她，「別多想，我只是有些意外罷了。所以，妳也覺得我很可怕嗎？」

「不，你不會讓我害怕，我覺得你性格很溫和，也不像壞人，和你說話沒有壓力。」柳芯自己說著都感覺驚奇，她都不知道自己對他的觀感這麼好，甚至能把心裡的祕密對他說，這種親切感簡直能稱得上是特異功能了。

不過她仍舊下意識隱瞞了會過敏的情況，有這麼嚴重的反應，他肯定會覺得她是怪咖吧。

「那我就放心了，我相信我們一定能成為朋友的，要是我有什麼地方讓妳感覺害怕或不舒服儘管說，我也會多注意的。柳芯，妳在公司有什麼事需要幫忙一定要開口，我好歹是資深員工，認識的人不少，可以給妳一些助力。」楊瑾認真地說。

既然得知她有恐男的問題，他得提醒蘇東易多注意部門內的情況，在還沒確認她是不是自己的小紅帽前，他可不想她先被其他人嚇跑了。

「謝謝你……」感受到他的真心，柳芯不例外又臉紅了。

「所以，妳會來這吃飯也是因為……」楊瑾恍然大悟。

柳芯輕輕點頭，肩一垮，笑得有些無奈，「我真的很想和大家打成一片，不過以我這個毛病，可能還需要一些時間。」

「慢慢來別著急，妳能和我正常聊天，我相信其他同事一定也沒問題，別給自己太大的壓力，先從女同事開始吧，我想妳做的這些甜點會是個很好的出發點，她們肯定無法拒絕美食的誘惑。」

楊瑾溫和淺笑，瞄向她裝馬卡龍的保鮮盒，眨了眨眼睛。



柳芯雙眸不禁一亮，「對呀！我多帶一些甜點就能跟同事交流了。你好厲害，我都沒想過這個辦法呢，謝謝你。」女孩子多少都喜歡甜食，男孩子的部分則可以做些不甜膩的點心，這的確是交友良品。

看著她發亮的眼眸，楊瑾被讚得狼心大悅，低笑一聲，「呵呵，不客氣。吃飽了嗎？午休差不多結束了。」

「嗯。」對自己適才的過度反應有些不好意思，她垂著頭收拾餐盒。

「對了，之後甜點還有我的份嗎？」楊瑾俏皮地問。

「當然有！你有沒有特別喜歡吃的呢？」柳芯抬起頭很快又垂下，輕聲問道。

「以往我很少吃甜食，不知道什麼比較好吃，不過妳的手藝這麼好，我很樂意嘗鮮。」像她這麼害羞的性格，他深知從興趣上著手絕對是條明路。

「好，我想想……先試試不太甜膩的口味吧，起士或者純度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巧克力都適合，那水果類呢？草莓、芒果、奇異果這些你會喜歡嗎？」一說起甜點，害羞全不見了，她的小臉上散發著光采。

楊瑾眼帶笑意望著她，如果是她，老媽肯定很喜歡這個媳婦，因為老媽為了甜食能生出好幾個胃呢……想到這裡，他愣了下，隨即搖搖頭，自嘲自己未免想得太遠。

「聽起來都很不錯，我不挑食的，妳決定就好。對了，改天妳若沒和同事有約的話，我們再一起來這裡吃飯好嗎？」今天他跟上頂樓的決定實在太對了，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好……」柳芯紅著臉，點了點頭。

往後幾天，中午時分的頂樓總會不時傳來說笑聲。

「楊瑾，你嘗嘗。」柳芯遞出一個裝點心的保鮮盒。

楊瑾拿了一個甜點，「這是什麼？」

「這是烤布蕾蘋果塔，我糖放很少，應該不會太甜。」柳芯望著他，眸底滿是期待，希望特別做的甜點能合他的口味。

「很好吃，都是水果的香甜。」楊瑾咬了一口，笑著說。

被他誇獎，她興奮地笑眯了眼，「那就好。」

「甜點這東西只要不是甜得難以下嚥，我是不會排斥的。不過妳做的確實很好吃，味道拿捏得剛好。」楊瑾不吝稱讚。

「其實我昨天帶了這個甜點給大家吃，女同事的反應都很好，男同事們也說不錯，所以我晚上才又做了一些，想著要帶給你吃。」

「原來國貿部的男性同胞已經先試吃了。」楊瑾不禁失笑。

「沒辦法，我真的不瞭解男生的口味，除了爸爸，我以前也沒什麼機會做甜點給男生吃……」柳芯愈說愈小聲，一張小臉愈變愈紅。

楊瑾莫名感到滿足，這麼說來他是少數能得到這份待遇的男性，而且為了更迎合他的接受度，她還讓其他人先當小白鼠試吃過了。

「柳芯，謝謝。」他眼眸透出一股溫柔。

柳芯有些慌亂地躲著他的目光，雖然逐漸習慣和他相處，但畢竟他是前所未有的男性朋友，這樣直勾勾望著她怎麼受得了。

「對了，上次你說你媽媽也很喜歡吃甜點，所以我今天帶了些布丁。」柳芯像變魔術似的，又從

保冰袋裡拿出一個盒子。

楊瑾有些意外，他前天只是隨口提了一句，她居然就記得了？但就不知她是重視自己說的話，還是因為欣喜於遇見同好。

「我做了乳酪烤布丁、焦糖布丁、巧克力布丁、芒果布丁還有草莓布丁，都是比較大眾的口味，我每種都挑一份給你帶回去，如果楊媽媽喜歡的話我下次再做。」柳芯做了好幾種，另一部分則分給部門同事。

「我怎麼感覺我媽的待遇比我還高級，她看到這麼多種布丁肯定很開心。」楊瑾打趣說道。

「咦？我不知道你也喜歡布丁，那……你要不要挑一些？」柳芯怔了一會，她以為男生會排斥布丁這種滑溜的口感。

「我開玩笑的。」這女孩真是單純，楊瑾不禁低笑數聲，才接著說：「不過我真的懷疑女孩子有另一個裝甜點的胃。」他目光瞥了眼柳芯吃完的便當，又飄向她準備下手的甜點。

柳芯小臉紅了下，縮回的手遲疑不到一秒又拿起甜點，輕皺了皺鼻子，「那不一樣，午餐是人的必需營養，甜點是撫慰心靈的養分。」

「原來如此。」楊瑾很配合的做出恍然大悟狀。

「那布丁你還要嗎？」

瞧見她眼底的期待，楊瑾不忍讓她失望，「妳覺得我吃哪個好呢？」

「乳酪和巧克力都可以試試，乳酪是有一點鹹，巧克力我用高純度的，不會太甜。」柳芯很快的挑了兩個布丁交到他手裡。

「好，那就試試妳的推薦，不過我可沒有多餘的胃，只好等下午茶時間了。」

柳芯體貼地接過他手上的布丁，「那先和楊媽媽的放一起，待會要記得冰起來哦。」

「我知道了。對了，妳平時放假也是這樣研究甜點嗎？」楊瑾腦子裡總會想像她穿著圍裙在廚房，將水果小心地放在蛋糕上，鼻尖還黏著些許奶油的可愛模樣。

柳芯歪著頭想了會，「好像大部分都是這樣，我會定時去書店買最新的甜點雜誌，然後在家裡試做。」她笑了下接著說：「偶爾會找媽媽或好朋友一起到人氣店取取經。」

「哦。」楊瑾眉頭挑了下，「如果妳朋友剛好沒空，也可以找我一起去啊。」

柳芯眼睛一亮，「真的？可是……男生進甜點店會不會不自在？」

「放心，我不會那麼容易敗退的。」楊瑾眨眨眼。

柳芯噗哧一笑，紅著小臉點頭，「嗯。」

楊瑾直勾勾看著她，這一中午她都不知紅了幾次臉，真是容易害羞的小紅帽，她不知道這樣的性格會吸引大野狼嗎？

「午休快結束了，我們回去吧。」柳芯被他盯得很害羞，想溜了。

「好，下次午餐再和妳報告我媽吃完的心得。」楊瑾依舊沒移開視線，這當然是故意的，他就喜歡看她不知所措的樣子。

「……我、我先走了，掰掰。」

柳芯这下真的溜了，留楊瑾在原地搖著頭低笑。